

海岩 集

拿什么拯救你 我的爱人

一个无私而高尚的爱情故事

群众出版社



NASHEN MEZHENGJUNI
WE DE AI REN



你为什么拯救我的爱人

——致那些为爱而战的灵魂

海岩 / 著

拿什么拯救你 我的爱人

一个无私而高尚的爱情故事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拿什么拯救你 我的爱人/海岩著. -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2.3

(海岩文集)

ISBN 7-5014-2647-3

I. 拿… II. 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3952 号

拿什么拯救你 我的爱人——海岩文集

著 者: 海 岩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康笑宇工作室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67633344 转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印 刷: 北京公大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插页 4

数: 340 千字

张: 14

版 次: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号: ISBN 7-5014-2647-3/I·1098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巴厘岛



发什么东西？



在某研讨会上



在别人的书房里

本书谨为正在或准备恋爱的男女而作

爱是责任、是怜悯、是奉献、是举案齐眉、是恩恩相报；

性是快乐、是激情、是索取、是多变、是稍纵即逝的高潮。

心中的梦想

——代总序

我二十多岁时开始进行业余文学创作，断断续续，全凭兴之所至。有时三五个月写一个长篇，一蹴而就；有时数年投笔，不着一字。概括来看，我的写作不过是为丰富个人业余生活且偶尔为之的一种自娱自乐，因此连“业余作家”的称号都有些愧不敢当。我经历中的正式职业是士兵、警察、企业干部和其他，这些职业所提供给我的环境，与文学相去甚远。多年以来，我身边甚至连一个够得上文学爱好者的同事都没有，如果在办公室里突然和人谈论一下文学，你自己都会觉得酸腐和神经，至少不像谈足球什么的那么自然。

文学确实越来越曲高和寡了。在五、六、七十年代曾经延续或爆发过的那种对小说、散文和诗歌的狂热，以及由这狂热所虚构的文学的崇高地位，已是依稀旧事。大众获得知识和信息的渠道，早被电视、电影、电脑之类的时髦传媒统治起来，便捷得令人瞠目。埋头读书不仅枯燥乏味，而且简直有些呆傻的嫌疑。社会与时代愈演愈烈的物质化和功利化，也促使许多人渐渐远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有多少人还在固执地爱着文学呢？

所以也很少有像我一样在企业界坐到高职还在为没能圆了作家梦而时时遗憾的人了。当个职业作家是我自小的志愿。不仅这个志愿没有实现，而且从小学四年级因故辍学后，我就几乎再也没有进过任何一间课堂，也未再参加过任何系统的自学。一个现代都市人连小学毕业的文凭都没有，一直令我为之汗颜。前些年

知识界有几位前辈对作家中的非学者化现象发出批评，要使我掩面过市，真的疑心自己在作家和企业家这一文一武两个行列中，都是个滥竽充数者。

没受过多少教育也能混入文学，是我多年以前偶然发现的秘密。把个人的见闻，经验，阅历，甚至道听途说，敷衍成章，稍稍绘形绘色，便成了小说。再把人物的内心独白变成动作和表情，重新分分场景和章节，小说又成了剧本，似乎一切都那么简便易行。文学固然神秘，但薄得就像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一破就变得任人亲近。尽管我是一个俗务缠身的人，在众人眼里，几乎没有思考和写作的时间，但这些年连小说带剧本，居然能有近三百万字的出品。有人不免惊讶和疑心，或恭我废寝食艰辛刻苦，或贬我用秘书捉刀代笔。他们都不知道，文学对我来说，其实犹如思想和呼吸那样自然，随意和快乐。

当然，文学是有优劣文野之分的。像我这样从自己的精神需要出发，依据生活印象和想象妄自涂抹的小说，当然不可能成为上品和精品。何况有些作品明显沾染了当代人流行的浮躁，一看就知道是速成的东西。我所占的便宜，是从小喜欢听故事，听罢又喜欢卖弄给别人，经此锻炼，摸到了几处推波助澜、一唱三叹的窍门。可惜我的性子有些急，所以小说里的那些故事常进展得太过仓促，以致不能尽情展开人物的面貌和情致，当然更谈不上文笔的性灵和深奥。而我的写作又多是于每晚睡前，书成之后，不免总能让人看到字里行间的困乏潦草，如此我也就决不敢在文学上有什么目标和抱负。在文学圈里则把自己归为“票友”，聊以自嘲。

读者当然能看到，我的目光总是留恋着那个激情时代，青春的纯情、浪漫、率真、挚爱、狂放不羁，甚至苦难，都是我倾心向往却终不可得的。因为我们被太多现实的烦恼纠缠着，有时会忘记了人的本质。烦恼皆由欲望产生。和我的成长年代相比，九

十年代的各种物质欲望实在是太泛滥了，令人在精神上感到无尽的失落。而我抵抗这种失落的武器，就是让笔下的人物充满人文主义的情感，他们的错误，也因他们的单纯，而变得美丽！于是，这些作品的风格貌似写实，贴近生活，实际上都是些幻想和童话，读者喜爱的人物几乎都理想得无法存在。而以我的成见，文学既可以是生活实景的逼真描摹，也可以把生活瞬间地理想化，诱发人们内心深处的梦想。有许多在现实中得不到的感受，做不到的事情，却常常令我们憧憬一生，也恰恰是那些无法身体力行的境界，才最让人激动！

在这些作品中，警察是我最热衷表现的人物。与其说是缘于我对警察生活的熟悉，不如说是我对这个职业的迷恋。在和平年代，很少能找到另一种职业比它更酷！这个职业就像一个引力强大的“场”，有一种深刻的向心力在凝聚着你，使你即使远离了它也依旧恋恋不舍地想再贡献点什么。

为此我要感谢群众出版社，多年前有人曾评价我是公安文学有代表性的专家之一，那我理应为人民警察们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以响应这种鼓励。无奈我目前身不由己且江郎才尽，此时群众出版社肯于将我的一些旧作结集出版，帮我向读者作一个阶段性的小结，但愿多年以后能成为公安文学的一个史料和样品。可惜我的一些“随笔”、“杂谈”类的小文章，因自觉没有保留价值而大多散佚，因此拟议要出的《散文卷》只得放弃，以后再说。

谨为序。

海 岩

一九九八年九月一日

1.

韩丁第一次见到罗晶晶是在平岭世纪大饭店的发型表演晚会上，罗晶晶第一个出场，她那天晚上的艳惊四座让韩丁一生难忘。

在此之前他没想到小小的平岭竟有如此华丽高雅的晚会，在这座并不出名的城市里，竟会藏着如此赏心悦目的女孩。

这一天他记得很清，因为这是二十世纪最后一个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假期现在成了北京一年中最为干净的一段时间，没有了尾气污染的天空刚一放亮就蓝得耀眼。出租车在空旷的机场高速路上开得意气风发，途中延绵不断的枯槐写意出冬天特有的迷离。韩丁赶到机场时才发现自己到得太早，才想起用手机打电话向爸爸妈妈告别。爸爸妈妈利用假期去海南岛晒太阳了，明天才能回来，他们在电话里留了言，告诉他们他去平岭市出差了，可能有半个月不在北京。这是他从大学毕业应聘到中亚律师事务所之后的第一次出差。爸爸妈妈大概不难在他的这通留言中听出他声音中的兴奋。

打完电话，他又到机场大厅的书店里转了一圈，买了本刚刚新鲜出炉的《时尚》杂志，封面上那位不知名的女孩的脸上，挂

着韩丁在见到罗晶晶之前最让他觉得自然顺眼的微笑。他站在国内旅客入口的显眼处，差不多把那一脸微笑看烦了，林必成才摇晃着骨瘦如柴的身板，拖着一只和他的体重不成比例的大皮箱，像个刀螂似的来了。林必成是中亚律师事务所的元老，也是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事务所草创时那七八个成员都是合伙人，除了董事长兼执行总裁兼管委会主任老齐外，其余人排名不分先后。

他们这个事务所成立至今，也只有七八年的历史，那七八个创始人到现在也不过三四十岁的年纪。林必成最大，今年四十一岁，比韩丁大十九岁，韩丁叫他叔叔不为过，叫大哥也凑合。好在所里人互相都以老小相称，他叫他老林，他叫他小韩，既亲切又正规，韩丁觉得这样挺好的。

韩丁看见林必成来了，就收起《时尚》杂志叫了一声老林。林必成漫不经心地回叫一声小韩。两人一起办完登机手续，走到候机厅，坐在指定的登机口前，林必成才清清嗓子，向韩丁交待此行的任务。

“咱们这趟去，是平岭保春制药厂的一个案子。去年年底他们厂有个女孩在厂里的扩建工地上被人杀了。那女的是浙江绍兴去的民工，才二十一岁。十九岁出来的，想挣钱，才两年，钱没挣着，人倒搭上了。噫！”

林必成在所里是很出名的滥情书生，身边常常女人如云。韩丁一直纳闷以他这种性格这么多年的律师是怎么当的，天天替那些杀人越货的罪犯开脱辩解，不知那丰富的情感都给谁了。他笑笑说：“既然这女的这么不幸，那咱也别给那杀人犯辩了，辩了半天不也得枪毙嘛。咱干脆省了这趟回家得了，把二十世纪最后一个春节过完了再说。”

“杀人犯？”林必成摆摆手，“哪儿啊，这案子还没破呢，咱们接的是民事赔偿这一块。这女的家属要求制药厂赔四十万，制药厂不承认有责任，一分不想赔。法院已经调解一次了。现在工

地上一帮绍兴籍民工闹得很厉害，法院最后再调解一次，调解不成就进入诉讼程序开庭判。我这都是第二次去平岭了。”

韩丁是昨天下午才接到老林的通知让他跟着去一趟平岭的。听林必成如上一说他倒有点奇怪：“这女的不就是一民工嘛，有多少家底肯花钱到北京请律师打这种没底的官司？”

林必成又摆摆手：“哪儿啊，咱们是受保春制药厂的委托，和受害者的家属办交涉去。”

韩丁这才明白过来：“噢，咱们是被告。”

这一天首都机场候机厅里的乘客并不拥挤，飞机准点离港。韩丁歪在座位上，把早上没有睡完的觉睡完了，醒来时飞机已经降落在平岭机场。走出机舱门走下舷梯韩丁才发现平岭的天空阴云密布。从机场到市区的路上，可以看到沿途的田野已被化雪渗透，在满天的阴云下显得又黑又潮。他们乘坐的那辆车子的玻璃上，也结了一层似雾似霜的水汽，和窗外的道路一样，看上去格外肮脏。

这是一辆半新不旧的奔驰轿车，车子里面保养得倒还干净，脚下还垫着厚厚的小毛毯，在阴冷潮湿的天气中，让人觉出几分干燥和温暖。来接他们的是制药厂董事长罗保春的办公室主任，姓王，是一位四十多岁外表沉稳的本地人，一见面就口口声声代表罗总欢迎欢迎，罗总正在医院吊盐水呢，要不然他会亲自来接你们。老林也一通客气：哟，罗老板生病啦，不要紧吧，要不要先去看看他？好在那位王主任把老林的这份关切确实当成了客套，连声说不要紧不要紧，我们罗总心脏不大好，公司里事情多，这几天那帮民工又来闹，从早上就堵在大门口，罗总是走后门才去的医院。我是送完了罗总又赶过来接你们的，幸亏飞机晚了，要不然，可真就接应不上您二位了。

互相客套着，他们进了市区，拉到了老牌的平岭宾馆。下午韩丁和老林就在客房里看材料，材料主要是上次法院调解时形成

的一些文字记载，还有死者亲属写给制药厂领导的信，以及对方律师的律师函，还有前一阶段平岭的新闻媒体对这个案子的一些报道等等。不过在飞机上老林就说过，报纸上那些耸人听闻的描述看不看两可。平岭市公安局负责这个案子的小头目恰巧是老林中学的同学，上次他来平岭时还找这位同学打听情况来着，与小报炒作出来的那些新闻驴唇不对马嘴。

他们到达平岭的第一顿晚饭是和制药厂的董事长罗保春一起吃的。这位罗董事长虽然有心脏病，但不顾王主任劝阻，依然要了白酒和他们频频干杯。这顿饭大概是韩丁吃过的最丰盛的晚餐，鱼翅龙虾都上了。酒过三巡罗保春开始和老林交谈这个案子，韩丁听得出来，他是坚决不打算向死者家属让步的，而且言语腔调相当激烈：“那些绍兴人，简直就是黑社会！他们是存心敲诈我。他们的头头叫大雄，私下里跑来和我做交易，让我出十万块摆平这件事，说只要给他们十万就可以放过我，就不再帮四萍的家属闹事。我这个人做事光明磊落，虽然我这个厂现在很困难，但只要是该赔的，我卖房子卖汽车也会赔。四萍是我们工地上的民工，她的丧葬费补助费我都按规定出了，她又不是工伤死亡的，凭什么要我出四十万赔她！就算公安局最后查出是我杀了她，我赔她命，也不赔她钱！”

这位罗董事长说这话时已喝了数杯猛酒，脸孔酡红，眼睛也红着。老林原打算说几句劝他让步的话，看他的神经已被酒精搞浑了，只好含糊地点着头，顾左右而言他。

这顿饭除了罗保春借着酒劲儿发泄愤慨之外，别人并不多话。韩丁在大家眼里还是孩子，更没有说话的份儿了，只是默默地倾听，拘谨地吃饭，吃完了饭草草散席。王主任匆匆招呼韩丁和老林去世纪大饭店看发型表演，说有很多名模参加，还请了日本著名的理发美容大师到场助兴，一定盛况空前。这场大型表演的赞助品牌之一就有他们厂的保春口服液。保春口服液是专门养